

ASKED MY LIFETIME

问我一生

回忆录



王忠度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问我一生

回忆录



王忠度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問我一生(回憶錄)

作者:王忠度

責任編輯:張脉峰

出版發行:中國文化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122 號 11 樓 D 座)

印刷:本社印刷廠

開本:850 × 1168/印張:6.25

插頁:2

字數:10 萬字

印數:300 冊

版次: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88 - 98404 - 8 - 0/1 · 2607

定價:15 元(人民幣)

中文版圖書,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及求学阶段
儿童时期的一些片段记忆。

1920年时，由患肺病而病，当时叫“肺病”的唯一一治疗方法是静养。我父亲原来也患“肺病”，经过三年静养，终于痊愈。而当时全家都住在长沙唯是化学社“内”，环境嘈杂，不过与不病，于是由母亲带着我从长沙回到宁乡老家静养，当时母亲肚子里还怀着她，曾父谢家茂当时在长沙做经理加老板，高文亭，也到湘江边相送母亲回故，1927年我在北京内务部见到曾父时，曾谈到当时母亲一身清瘦病容，一手抱着我，情景，似仍历历在目。母亲回到外婆家安养，不久又生一男孩，取名高文，因自己病重，无法照顾，于是由外婆带着，一个远嫁病王给给伯母家，（曾父因肺病死于其时，母亲在去世数月前）。母亲在外婆家静养数月，因病情况重，而当时在宁乡平低，四大子街，终于病故在外婆家。临终时我在床斗睡，突然惊醒，听小舅谢曾父说，曾父当时叫母亲“妈妈走了”，以语其低如个，我自己不知道，世上真有“灵魂”吗。母亲仙逝，我很伤心，如父视之。

未结账，宁乡县所有田产房产典与一室后，赎回为元。全家生计陷入困境。于是父亲就从事商业工作，在汉口开厂，做印刷生意。其时正值革命高潮前夕，盘踞武汉，我父因兄家仍负债不少，而

资殆尽，于是冒险从事地下印刷，~~因~~印刷不~~因~~网内政府及共产党的宣传品，^{这些}当时印刷的宣传品，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父亲从事这些地下印刷，多数是受利润驱使。经过这一阶段的表演经营，我家还清了唯是化学工业社的全部债务，而赎回大部分田产和住房。这时八叔九叔诸人也都有了相应的工作，故全家摆脱了经济上的困境。但我父亲所从事的地下印刷工作，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事情，果然，在民国二十六年，湘鄂印刷厂承印革命宣传品一事，被吴佩孚的军队查知，父亲被抓入狱，判定死刑。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预定执行的

前夜，吴佩孚的军队，在武昌南面的汀泗桥，被北伐

《问我一生》手稿

《问我一生》手稿

《问我一生》手稿

写给女儿们的一封信

春日，春日，春日，春日，春日。

我已年近九旬，春日无多，请留下以下各句法。

我一直从事教育与医疗工作。按照我获得的祖训：“忠孝节义”四字，我获得我一生中，这四字，基本做到。无论教学和医疗工作，以及待人接物，都还没有违背忠孝二字，可以自豪。你们兄弟姊妹六人，在忠孝方面，也都做得不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并希望你们要恪守好传统美德，都要做忠孝节义，做人格高尚的人。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我家的一项传统。你们兄弟，个个都保持这一美德。在当前的社会风气中，能做到这一点，我感到非常满意。你们兄弟中，长期卧床不起，全靠你们的细心侍奉，才得小恙无大碍。我则晚年，患多种严重疾病，全靠你们伏侍，才得以延残喘。其中尤以春日和春日两人，出力最多，为人感谢。我知你们母氏，也两个人的勤劳肯干，决定将取在贵校所得福利金一所。

人共有，你们纪念，我相信你们会有何争议。

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小量，是不是还有剩餘，多从挽回。

要，你们可以商议。或者月分，我

看按各人经济情况的不同，困难的多少一点。或者不必，你们公议，以需为要，让共同都有同内丁。

先九是最会理事场的人，他因二场造成病，希望今后他如遇困难时，全力予以帮助，不致受挫折为要。

此系

忠孝子弟

于2006年8月17

遗书《留给子女们的一封信》

目 录

自序	(1)
----------	-----

问我一生

祖辈的故事	(7)
父亲差点被吴佩孚杀了头	(10)
大家庭的瓦解	(16)
外婆家的童年	(18)
在长沙广益和长郡读中学	(23)
就读陆军军医学校	(28)
战乱中成就的姻缘	(40)
在新六军野战医院当院长	(48)
自谋生路	(52)
邵阳中心医院的前身——邵阳专区医院和邵阳公医院	(55)
卫校的创建初期	(58)
弟妹的成长	(62)
在副院长任上(上)	(65)
在副院长任上(下)	(71)
京津之行	(78)
在大舅谢觉哉家作客	(81)
噩梦开始	(86)
文革中的磨难(上)	(93)
文革中的磨难(下)	(101)
在监狱里的日子	(108)
儿女们的流浪生活	(112)

漫长的平反之路(上)	(121)
漫长的平反之路(下)	(126)
发挥余热	(133)

病案杂记

饥荒年代的特殊疾病	(142)
罕见的多种内分泌腺机能不全	(144)
逆呃与暖气	(146)
顽固性恶心呕吐	(147)
一种少见的渗出性胸膜炎	(148)
对骨髓纤维化病治疗的一点浅见	(149)
什么叫 r 照像?	(151)
罗得威氏咽峡炎 (Angina duduigi) 又名口底蜂窝炽炎 (Mondbogden phlegmone) 与皮肤炭疽	(152)
西咪替丁与疱疹病毒	(154)
急性胰腺炎的治疗探讨	(155)
治疗心房纤颤的一次惊险经历	(157)
关于赫赛默氏反应的可怕回忆	(159)
治病救人切不可“自以为是”	(160)
主观主义的又一范例,几乎酿成医务纠纷	(162)
对病人的主诉,切不可等闲视之	(164)
物理诊断不能丢	(165)
医疗上的几次差错事故	(166)
漫谈医德医风	(167)
留给子女们的一封信	(171)
儿女眼中的父亲	(173)
后记	(181)

自序

今年3月，我过了九十岁的生日后，儿女们见我的脑子还好使，便动员我写点回忆录，把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下来。他们的理由很充分，不为功利，不为出版，只为休闲，在休闲之中为后辈们留下一点生命传承的记忆。他们说，活到九十岁的人本来就不是太多，九十年的人生经历还谈得上丰富的人就更少，能动笔把它记录下来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九十岁老人写的回忆录是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社会需要，后辈也需要。

他们还说，我从医 60 多年，碰到的病人成千上万，其中稀奇古怪的疑难病症亦不在少数，把这些医案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也不失为一种功德。

我驳不了儿女们说的道理，便答应说试试吧。

的确，九十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太多的人和事，饱尝了不少的曲折，见证了许多远离我们而去的历史。我 1950 年携全家老小来到邵阳，把自己钉在这里后便再也没有挪动过半步。原本我只要稍动念头，是可以远走高飞，去奔一个更大的舞台的，但我的确一点念头也没有。邵阳地区人民医院和邵阳卫校的创建，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唤起了我的全部热情。我觉得我有责任，同时也值得替她们效力。因为邵

阳当时太落后，老百姓太穷，太缺药少医了。使命是一种动力，社会需求也是一种动力，一生一世我们这批人就为这种动力而活着，所以解放后我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结束。

现在，曾经与我一道为我们的理想而效力的同事们不少已纷纷作古，他们带去了许多群为人知的精彩故事，我知道他们原本也有太多的话想说，但他们现在无法说了。所以我就站了出来，为自己，也为这些同事们叙述这些故事。因为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着非常相近的思想轨迹和生活轨迹。尽管现在这些东西都是“古董”了，但它的思想、文化内涵却并不古董，它是需要我们记住的活生生的历史，古董只是他的表象而已。

动起笔来才知事情的艰难。其一是所存资料太少。这一生中我本来就疏于文字记录，病案也好，论文也好，私人收藏也好，日记也好，都弄得很少。文化大革命一搞，这些不多的文字罪证又都被洗劫一空，吓得我以后再也不敢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变好了，但此时懒得动笔成了习惯，已经改不回了。其二是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拿起笔来颇感吃力。幸好是不把它当任务，兴致来了就写它两句，感到吃力就丢下不管。这么断断续续地写到几万字，我就改成口述，由女儿记录下来。儿女们便将这些东西整理、查对、编辑，乃至打印，于是便有了这本八万多字的小册子。

学者余秋雨写了一本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女婿便建议我借用余秋雨先生的这个句子，把这本回忆录题名为《问我一生》，我一听就认可了。所谓问我一生，实际上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人生课题。一是自问，二是他问。自问，是自己对自己的审视，看自己有没有愧对人生。他问，则是组织、社会、亲朋戚友、儿女后辈，以及一切关心你、关注你的人对你的注视，你最好也得有个交待。作为父亲，虽然一辈子和儿女们在一起，但儿女们对父亲的工作处境和心路历程实质上是陌生的。作为公职人员，虽然单位对你的工作了如指掌，但对你生活的另一面也是陌生的。写完这本回忆录，我就算对各个方面都有所交待，什

么憾事也没有了。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2006年8月18日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王忠度

问我一生

祖辈的故事

我家祖籍在宁乡县黄材。在我高祖父以前，世代都是农民。以种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高祖父维楨公，苦于自己是农民，不能通达世务，遭人欺侮，因此决心改换门庭，倾全家之力，送子女读书。当时学堂稀少，只好将塾师请上家门，专教两个儿子攻读诗文。在两个儿子中，我曾祖父仙圃公，学名王骏，聪明勤奋好学，饱读四书五经、诗词格律，深得先生喜欢。16岁时即考取秀才，成为三乡四里的一大佳话。高祖父也因此倍受乡亲尊重。但此后曾祖父却长时间命运不济，3年一次的乡试连续3次均名落孙山，一过就是9年。但曾祖父生性豁达，对功名利禄并不热心，见连续3次乡试不中，便打消了科举念头，不愿再去应试。不意是年试前两天，佃户姜家特别热心，极力劝导仙圃公去应试，并愿随行去长沙。在佃家的苦劝下，于是连夜动身赶赴省会长沙。当时读书人赶考，要讲究斯文面子，不仅要

长衣马褂，还要乘轿以代步。我家离长沙步行约两百二十余里，于是两位佃户抬着一杆简易轿子，三人日夜兼程，终于在考前赶到了目的地，顺利地进入了考场。有趣的是，考完回家途中一佃户突然病倒，于是曾祖父只得将他扶上轿，自己当了轿夫，千辛万苦地将他抬回家中。

当时乡试的内容是写3篇文章和一首诗，考试时间是3天。3天内考生食宿均在贡院考场内，每个考生各一小格小室，互不通来往，不得离开小室走动半步。各人专心做自己的文章。试卷都必需做完，不能有一项交白卷。如有其中一项交了白卷，则将另榜公布，到时尊严尽失，而成为笑柄。所以交白卷是读书人的大忌，是绝对不可以的。

也许是命运捉弄人，仙圃公在应试时碰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他在头晚接到试题后，静心坐在灯下开始构思。此时桐油灯因生有灯花不太明亮。他便想用手指弹去灯花，增加亮度。不料手指一弹，灯花到是没有了，却在空中转了个弯，弹入了他的左眼，一时剧痛难忍。随后即开始肿胀，根本不可能提笔写作，只好倒头睡下。

考场与外界隔绝，无任何医疗办法可想，第二天只好忍痛躺着，但眼睛肿胀却越来越厉害，只好抛开试卷听天由命了。后来请到一位送茶水饭菜的工人，求他帮助看一下眼睛。来人见他左眼红肿得很厉害，也吓了一跳。幸运的是，他发现灯花仍有一部分留在眼内，于是又是吹，又是拨，小心翼翼地帮他搞了出来。如此这般又耽误了一天。到了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疼痛已

经减轻，也基本上能正常看东西了，于是开始写作。但时间已经不多。要在一天内赶完所有试卷，只有不再打草稿，也不再修改，一气呵成了。这时，他思想上早已对录取不抱任何希望，只求不交白卷不出丑就可以了。这反而减轻了他的思想压力，不背任何包袱，轻装上阵，使自己轻松下来。他挥毫直书，意到笔到，潇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到天黑时总算如愿以偿，将试卷做完。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他这次不经起草修改润色，急急忙忙赶出来的文章，竟被主考官看中，将他录为举人（亦称孝廉）。实在是歪打正着，天下奇事。原来此主考官喜欢朴素无华的文章，不爱那些过余严谨的作品。仙圃公的文章正好迎合了这一点，自然、平铺，无刻意造作，言简意赅。设想一下，如果仙圃公眼睛未遭意外伤害，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写作，则必定反复推敲、修改，这时很可能文章的自然与气势就没有了，因不符合主考官心愿而再度名落孙山。由此看来，一个人的一生有时是靠机遇决定的，而机遇又往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翌年，仙圃公王骏遵常规到京城北京参加会试，未被取录。这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清廷日趋腐败，天下大乱可能到来，从此亦不再去应试，待在本县云山书院当了一名教书先生。

从曾祖父仙圃公弃农从儒起，我家便基本上跳出了“农门”。曾祖父的两个儿子，海珊（即我祖父）与海听兄弟二人都是前清秀才，但都是到秀才为止，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祖父的大儿子，即我的大伯浴吾，15岁也中了秀才，他参加的是满清最后一科的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寿终正寝，新学自此开始。

父亲差点被吴佩孚杀了头

曾祖父去世后，祖父两兄弟没有分家，一家和睦相处，同舟共济，继续创业。到民国初年，全家人口已达40多人，是当地有名的旺族。

当时，工业救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七叔豁吾与九叔穆吾受到的影响最大。是时，兄弟二人在京汉铁路艺员养成所学习修造火车头技术，毕业后就在京汉铁路机车修理厂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叔豁吾受进步思想影响，即脱离铁路工厂，走出国门，赴法国勤工俭学，继续深造制造业技术，以圆工业救国之梦。在法国进入里昂大学学习。不想一年后，一次意外的煤气泄漏事故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七叔曾被认为是全家的骄傲，天赋很高，而且极为勤奋。刚满3岁时，听到兄弟们背诵十三经中最拗口的迓雅和孝经数遍后，即能背诵，因此深受长辈和兄弟们的器重和钟爱，大家无不认为他是一个干大事的人，今后的前途无量。可是想不到他竟英年早逝，闻者无不悲伤叹息。

八叔逸舟在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科学习。他毕业后，一脑子工业救国的想法。在他的鼓动下，全家于民国六年迁居长沙。他将祖上几代人辛苦积蓄起来的两万元光洋，以及从一些亲戚朋友处筹股的一万元光洋，